

1946-1947 年
第 3, 10 期

論 (半月刊)

1947

10

主編人
發行人

R
505
983.3

日
平

公論

第三期

三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目次

商討當前國是的管見.....	念冰
過去如是.....	怒
學習別人的成就吧.....	諸
魏仁善鄰.....	山
時局嚴重中第三方面的責任.....	野
由國大召集令說到政府應有的態度.....	壘
質梁漱溟先生.....	隱
關於國體問題.....	舒翼
由漢奸審漢奸聯想到其他.....	昭
裁員訓練與轉業.....	伊
半月國際.....	溫
東歐內幕(續一).....	之英 千 Lockhart 譯著

零售每册一百元

行發日六十月一逢每

南京圖書館藏

由國大召集令說到政府應有的態度

學

國大召集令，已於十月十三日發表了，足見政府已具有如期開會的決心。

如果國大不開的話，那麼國家大法，不知拖到何時纔能制定，一黨專政不能取消，一切措施，都得不到依據，自然不是前途之福。

但是如果國大開了，而各黨各派都沒有參加，使國大成為一黨專有的國大，不但所制定的憲法，得不到一般的承認，而且因此愈增分崩離析的局面，其糾紛將更無法解除。

國大的延期召集，本為政府與政協代表所商定。這次政府將不經協商的方式，而單獨召開，就理論言，自然難免予人以警議之處。但政府如果是為急於制定憲法，急於還政於民，則其動機亦未嘗不可加以原諒。究竟政府的真意何在，只有以事實來表現證明。

國大召集令的發表，適在張項政府陷之際，中共之拒絕參加，自是意中之事。中共果不參加，其他黨派為遵守政協原案，其不便貿然參加，亦不難推測而知，據報載中青民盟及社會賢達各代表，正在奔走斡旋，果能獲得圓滿結果，自屬如天之福。惟政府於此尤不能不有切實的表示，若僅僅宣言遵守政協議案，還怕不足以杜各方的疑慮，和表現自己的誠意。

國大的任務，祇在制憲，不兼行憲，雖經政府一再聲明，然一般所注意的，都在所制的憲，究竟是什麼憲，明白說來就是究竟所制的是一黨專斷的憲，或是各黨各派所共同承認的

憲，這一點不但關係國大開後的效果如何，而且關係當初政府定即召開國大的動機何在，我們以為政府這時應該有下列幾項表示：

- 第一：舉行憲法會議從速完成憲草工作
- 第二：國大開會時決以政協所通過的憲法草案交付討論，不另提其他草案；
- 第三：保證國民黨員對於前項草案一致贊成。

假使政府果能如此表示，便可證明政府召開國大，確是為急於制定各黨各派所一致希望的憲法，為急於還政於民，并無其他用意，或者因此可以使中共稍為安心，至少總可使其他黨派安心，而一切斡旋工作，都易於進行，失之東隅，未必不可收之桑榆，不然的話，政府召開國大之心愈急，而各方懷疑政府之心亦將愈甚，治絲益棼，政府恐怕不能不負其責吧？

民天食品廠

油 露 魚 水 酒
 燒 臘 糕 餅 海 味
 糖 菓 菜 乾 蠟 頭

總老店：洋 洽 總店：台 江 路
 電話：二四一一 電話：二七三三
 支店：觀井路三保路小橋路中正路
 本廠每逢星期特製星期餅乾廉價批發

的，總是空洞無物的特號標語，如「和平談判仍可樂觀」，「沉悶局勢正在展開」，「政局一類詞句至今戲弄不已。如果率真而不知其底蘊的讀者，看到稍有牽強附會的這類字句，便欣然於不知不覺間透了一口氣，以為和平在望了。這就等於看到商店門口掛着「會受騙的一樣愚欺」的一塊牌子後，就相信不會受騙的一樣愚欺。倘同時再將報紙往下一看，便馬上發現現與相映成趣的標題，如「傅作義部退避北」，「關外共軍積極進剿」，「平漢北段全綫反攻」，「遼北戰事漸趨激烈」看了這類習語之有物的詞句後，心理上大有沉重之感。中國今日究竟是努力戰爭，還是從事和平，自能瞭若指掌。

不管今日世界如何動盪，許多新生國家都在進步中，只有中國向退步中奔馳。在戰爭與和平的歧路上，不想抉擇我們要走的道路。繁榮與毀滅，團結與分裂，強大與衰亡，不同的道路，一條一條列在我們面前，拿出智慧的人，就會選擇前者的道路走；只有愚昧與自私自利的人們，才會爭相於後者的道路走呵！

沒有和平，就不會有統一，也不會有民主。在戰爭中求統一求民主，等於緣木而求魚。愚昧與自私自利的人們，趕快放武器來爭奪別人的成就吧！別人的成就就是把一切的戰爭，集中在議會與輿論方面，用口和筆來代替槍炮。

親仁善鄰

山

主張美軍退出中國，這是一部份別具心腸的人們叫囂。他們舉行所謂退出中國週，其意見不外認為美軍駐紮足以助長內戰及侵害主權。這種論調，不能獲得大多數民衆的贊同。目前世界各國中，美國無論如何對中國是友善的

質梁漱溟先生

隱

根據政協決議：國大召開前，先須改組政府；改組政府時，關於四十名國府委員名額如何分配問題？除已明確決定：國民黨應佔二十名，已在不爭之列外，其餘二十名，原議以八名予中共，餘十二名由青年黨、民革同盟及社會賢達平均分攤，各佔四名，是已不難解決。乃中共忽橫生枝節，提出所謂否決權問題，堅持非與民盟合佔十四名不可，而民盟亦受寵若驚，心甘意願，樂與中共站在一方（張君勱先生話）糾纏結果，政府最後讓步在社會賢達應出名額中讓出一名，由中共提出，而中共民盟尚是不肯接受，由是所謂「十四人」或「否決權」問題，又一變而為「中共民盟十三名」的問題了。同時以斡旋和局自任之民盟秘書長梁漱溟先生對此問題，亦不惜自讓讓讓，發表談話：大公报南京五日專電：謂此辦法——邊附於中共民盟為十三名，且謂附於國民黨是有將來充任國府委員之社會賢達分化為兩邊——邊附於中共民盟為十三名，最後遺憾慨說：民盟中肯之分開兩邊，已屬不幸（已缺乏問題之解救性）若再將社會賢達分做兩邊，那大局前途就更可哀了！言下不勝感慨和歎息！

我們站在諍友的立場上對於梁先生這種含淚帶淚的陳詞，除認為含有挑撥性外，尚覺得有賂賈教習，求教於梁先生的必要。

本來依照政協決議，社會賢達被國府主席提請選任為府委時，須經被選任府委三分二之同意。在當時協議初意，殆以此項人選雖係政府提請，然有「各被選人三分二同意」的限制，則當選人自不至為「非公正」「不賢達」者所濫竽。惟究因係出諸政府之提請，致終為中共所懷疑，而認為將來此項人選必全屬政府派。否則，中共民盟何至不憚煩必力爭十四名額，以取得所謂「否決權」？是絲毫不尊重社會賢達有其獨立之意志者却先在中共民盟，而非在政府。至政府此種辦法是否適當實屬一問題，然若以其政府將社會賢達四名中之一名歸由中共之推選，便認為政府「將社會賢達建於何地」？那麼中共極力要非與民盟合佔十四名額，把民盟看做與中共成一體，而不顧民盟固亦有其獨立意志存在，又「將置民盟於何地呢？」

自中共要求所謂否決權後，世間便產生一個「中共民盟十四名」的名詞，而民盟亦伏伏貼貼，并不曾加以聲明或否認，但其心中終亦自覺有些不安，乃乘此機會，竟有「國民」「中肯」「十七名之點」，攜其意欲以此與「中共民盟十四名」相對照。實則「中肯」自「中肯」；「國民」自「國民」。中肯自有其獨立意志，始終未嘗與「國民」有何聯合要求。為自己遮羞起見，而欲強拉他人與之為伍，昔人罵曹操說：「孟德殆欲以盜賊除賊汚人」。雖梁先生竟敢襲其故智！恐怕事實具在：人未必肯受其污，而且欲汚而無可汚吧！

「親仁善鄰國之實也」，今日我們不能捨棄友善的美國，更不能捨棄任務尚未完畢的駐華美軍。

杜魯門總統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對華政策聲明中，曾說：「獨立軍隊的存在，如共產黨的壓迫，是有礙中國的政治局勢的」，又說：「一個分裂的中國，就是遠東及世界和平的威脅。」他抱着有崇高的理想，認為世界必須和平，中國內戰，成為和平運動中的大障礙；必須整編中國軍隊，消弭黨軍的對立，中國和平才有希望，世界和平才有保障。比時中法兩國，解放後即着手整編九花八門的地下軍為新國軍，促成國家的統一，就是一個例證。中國於今面臨大規模內戰的烈焰，馬師僕僕風塵，以調停人的資格，斡旋兩方，期能化干戈為玉帛，進而建立超黨派的新國軍，如何說是助長內戰？

至於使客主權之說，似是而非，實促而辯，美軍駐華，其任務是特定的，只在促進中國國家的統一，是暫時的，至中國統一之日為止。因為美國對其盟國中國當然負有援助的責任。美國駐軍，事前是通過中國政府同意的，擔負我們所需要的工作，目前此項工作尚未完畢，一俟工作完畢，隨時可請其撤退，如何說是使客主權？

記得軸心國家飛揚跋扈的時候，英蘇兩國有且夕之危，卒能轉敗為勝，反守為攻，豈不是靠着美軍實力的援助。美國可以援助英蘇及其他聯合國國家獲得解放於前，如何不可援助整軍促成中國統一遠東安定於後？

也許我們神經過敏，總覺得這一部分人們的叫聲，與莫斯科延安的論調，先後輝映，或有其他的作用在內。

關於國體問題

舒翼

決府明令定十一月十二日如期召開國民大會決不變更，為期無多。各黨各派是歡聚一堂共商國是，或分道揚鑣，造成南北對峙之局，不難於此得一分曉。假定國大完滿召開了，最大的任務就是通過憲法。通過憲法時所用的藍本，是五五憲草呢，還是政協決議的呢？一百四十六條的憲法草案，一偏之見，有失中庸，本文暫不評論。僅就第一條關於國體的規定提出平凡的見解。

國體就是國家根本體制，依統治權所在作種種區分。其說創自亞里士多德，以國家由一人統治者曰君主制；由少數人統治者曰貴族制；由多數人統治者曰民主制。君主制現已形存實亡，貴族制多屬君主制與民主制過渡產物。惟民主制幾為近來各國所同趨，又以形式與內容略有不同自不能無別。以組織是否單獨，又可分为單一民主制，與聯邦民主制；以執政是否各階級均有機會，可分为階級民主制與全階級民主制；以參政是否直接，可分为全民直接民主制，純粹代議民主制與代議與直接並行之民主制。我國的國體似乎於民國十二年憲法頒布時才正式規定，其實國體於命名為「中華民國」時，即已大體確定，看那中華民國的「民」字，便一望而知這個國家是個民主國家，統治權在於全體人民。當時革命前輩明知憲法未能即時頒布，先命名為「民國」者，蓋所以迎合民意並預防阻礙。幸至今垂三十餘年，其間

雖經軍閥把持與黨派專政，確未曾將民國的「民」字形式上加以摧毀。民國初像袁世凱總算胆大敢為，久蓄帝制自為之心，因已名為民國，自己未便貿然變更國體，仍假手籌安會及其御用機關，用許多不可告人的手段，假稱民意勸進推戴，始半推半就出而承認帝制。結果承認帝制之令初頒，雲南宣告獨立之電即至，未及百日即告覆亡。可見孫反潮流與民意，雖才大謀深如袁世凱仍不免失敗，所以國體根據民意趨向之後，應迅速明確地在憲法上規定出來，使體制確定，野心家無從變更，同時亦有所顧忌。民國十二年所頒布的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民國永遠為統一民主國」與訓政時期約法第三條規定：「中華民國永為統一共和國」，不但說明了是民主制而且是單一制，使人一目了然。至於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及約法第一條雖只定「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既曰「民國」，又曰「由中華人民組織之」，規定參政，當時縱有人存心曲解，亦無法為力。可見法不可不定，定不可不詳密，絕不容含混兩可或任意增益妨礙民主的詞語。現國民大會開會在即，全國人民所同遵守的根本大法眼見出現，國體定為民主，固無討論餘地，而是否

在國體上冠以主義的確成為爭論對象。據悉除五五憲草第一條規定：「中華民國為三民主義共和國」外，其餘由各方面所提出的憲草，恐怕都未作如此規定。本來世界各國憲法只有蘇聯在國體上冠以「社會主義」字樣，其所以如此者，為別於資本主義而然，仍未曾將其實行之共主義來講。五五憲草第一條所規定，無非係模倣蘇聯，殊不知蘇聯在農工專政之下則尙其說。國民黨素來以全民政治相矜名，現在訓政結束還政於民時期，自未便再來堅持中華民國為三民主義國家。故無論三民主義信徒之理論家如何強調三民主義為一切主義之母，指某主義無非是三民主義中之民族主義，指某某主義就是民生主義；無論在抗戰期中，為團結禦侮一致對外，各黨各派如何表示在三民主義之下共同奮鬥；然只要承認中國國內有各黨各派，只要承認中國應實行全民政治，自不能將各黨各派所主張之主義，一味抹煞。因為主義是人的信守，信奉一主義，必須有「始終不渝」「生死以之」的精神，道不同不相與謀，政黨間在理論鬥爭上極易有相反的趨向，至甚黑白分明，是非判然，其間不可以容髮，現在說：「你們要在我們的旗幟下」，堅持一個主義，強全國國民以必從，實在是說不過去的。

在國民黨的意思，認為訓政時期，是以黨治國，憲政以後，要以主義治國，中華民國由黨治國，因此，憲法上應帶黨名的三民主義，也是色彩，國體亦應作此的規定。這種說法，也是錯了，從橫的方面看，是一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思想這個東西，是無法統一的，要統一的，就愈紛歧。從縱的方面看，主義不是一成不變的，憲法却是建國百年的大典，主義不能藉憲法條文以自固。

由漢奸審漢奸聯想到其他

識 昭

在今日到處審問漢奸的高潮中，看到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揖唐被審二時半時間內，一言不發的啞劇；再聽到審判王揖唐的刑庭庭長何承焯，經冀監察使李嗣聰糾舉其曾任直接隸屬於偽華北政務委員會的法官養成所幹務主任的一段插曲，真的叫人陷於迷惘，弄得啼笑皆非。

「你這大政治家，光明磊落，爲什麼今天一言不發？」何承焯憤然大聲指罵王揖唐；如活屍的王逆，還是一聲不響。

「你這大節已虧，不肯即已默認。」何承焯以嚴正的聲音怒罵；王揖唐依然沒有動一動，響一聲。

只要描繪那當時以漢奸審漢奸的幾筆情景，已够身雖未臨其境而心嚮往的讀者，笑不可仰了。

王揖唐何以始終一聲不響，揣測他的蓄意，原不外認何承焯是他素來羽翼的漢奸，一切瞞不了，無需再來滔滔答辯，而所有罪惡已經細細暴露了。同是落水漢奸今日「君居座上客，我爲階下囚。」觸景感慨，心裏不免引起無限酸楚。如何承焯飲水還能思源，雖不肯而喻，自能想盡種種方法，來超度其老上司。

王揖唐憧憬追求他夢想的境界，何承焯偏要裝腔作勢，不惟不感過去知遇之恩，簡直完全裝作不理解長官的真意所在。然歎察何承焯的身世，亦自有其難言之痛。色厲而內存，全爲掩飾他過去的一段醜史，而僞裝出除惡務盡的神聖姿態。忘其所以，自不免有過火之處。

王揖唐堂上逢知己，胸中抱着一番希望，以爲不會與陳公博褚民誼陷於同一命運。看那情勢，立刻感到幻滅的悲哀，痛恨人心不古，過去之情誼今日已蕩然無存，由是憤而委託律師刊登啓事控告何承焯，而冀監察使李嗣聰就以批抄集證據，分向中央主管院部提出糾舉，於是

何承焯這一幕醜劇就開始在大衆面前公演了。

何承焯究竟還是一個老實人，如果當時他稱病不朝，或假稱丁難而避其鋒，過去那一幕醜史就沒有人去揭發。隱忍而揚善，這是中國人素養的美德，非至途窮絕不至把匕首現出。此既度過，可以專心致志於磨礱；將來能够一帆風順，聞達於宦海，生前備受同僚景仰，死後也許會將其生平事蹟宣付國史館，爲一代完人，遺豈不懿歟！一着之差，竟成千古恨！何承焯倘能讀到這篇文字，想不免頓足長太息，恨與此篇文字相見太晚。

話雖如此說，然以漢奸來擔任審漢奸的神聖職務，不惟有辱司法的尊嚴，簡直是司法行政的奇恥大辱。何承焯擔任偽法官養成所教務主任一直至三十四年十月爲止，何以就能緊接上合江高等法院院長呢，神通廣大還能兼到河北高等法院刑一庭庭長。不管他鑽營的技術，如何超人一等，究竟誰引進他進來，似乎要追究個水落石出。受了八年煎迫，播遷無甯日的公教人員，今日在普羅裁員聲中，多處被人遣散，時刻受人踐踏；而一般大小漢奸掬身一變而爲地下工作者，有大人先生掩護，有達官顯貴援引，再來度其高官厚祿的生涯。富有民氣

意識與正義感的人們，在復員中反逐漸被人淘汰，而民族洗滌的大小漢奸，每因該時會漸漸地擠進來，像這樣的政治還不腐爛嗎，像這樣的國家還不呈現着衰亡的景象嗎！

今日在中國社會，還是家族主義的變相擴大，在這種社會中，有能力的，有學問的，有氣節的往往被人忽視，被人遺棄；只要你親，是戚，是同鄉，是同學，最好是裙帶關係，那不難求到一官半職。家族主義是我們祖先的遺產，中國人事制度始終無法樹立，完全受這遺產的阻滯，而何承焯之混進法界，當然受這遺產之賜。這份遺產害子孫不長進，我們要改進社會，就要放棄這遺產的繼承權。

何承焯究竟還是一個老實人，如果當時他稱病不朝，或假稱丁難而避其鋒，過去那一幕醜史就沒有人去揭發。隱忍而揚善，這是中國人素養的美德，非至途窮絕不至把匕首現出。此既度過，可以專心致志於磨礱；將來能够一帆風順，聞達於宦海，生前備受同僚景仰，死後也許會將其生平事蹟宣付國史館，爲一代完人，遺豈不懿歟！一着之差，竟成千古恨！何承焯倘能讀到這篇文字，想不免頓足長太息，恨與此篇文字相見太晚。

裁員訓練與轉業

伊

無論誰都該相信：在進步的國度裏，公共業務必定日益開展公務人員的數量也必定日益增多，只是我們中國却迷了這個定例。從抗戰中期到勝利，尤其是勝利炮聲後到現在，全國一致的現象是裁員。裁員便要減政，減政固然不能說是絕對的退步，然而總不能說是進步。抗戰勝利了，還在不進步的線上邁進；不知道要等待了什麼？更不知道要等到何時！

抗戰中期的裁員，直接間接地助長了敵偽組織的擴大。現在的裁員，恐怕又要壯大充實另一組織，來破壞國家的和平和統一，阻礙國家的復員和建設。

我們固然知道政府是出於不得已為着財政度支的困難而裁員。但是這赤字財政發生因素，不在財政的本身，而在於社會經濟波動的急劇。政府沒有能力穩定經濟，反而增加無量的失業者，益促社會經濟的恐慌，還不特拖住了國家的進步，抑且造成了社會的不安。縱再說到財政的本身，我總覺得政府過去未曾「理財」，只是「斂財」，為了絕私囊，曾有「榨財」。現在實施財政三級制，又發生了上級政府向下級政府「奉財」。總之，是政府沒有能力開拓財政，而美其名「節流」而裁員。

政府總不能像個人，窮到買不起新鞋，只好「削足」來「適履」。倘若政府也只有「削足適履」一個辦法，我便認為裁員不夠徹底，不能解決整個社會經濟問題。我總提議多找幾

個「張獻忠」，多來幾次大屠殺，或是多請幾個山格夫人，盡量提倡節育，這樣一來人口只有減少，不會增加，不比裁員更來得痛快嗎？員既裁了，又不能不設法救濟或安插，因而便發生訓練和轉業。說起訓練真是天曉得，充其量不過是集合了「眾人」的力量，便於遊事罷了，舉國各地，可以找到不少的例子。再說轉業，可是那「業」不裁員？「轉」向那裏去，倘若真能發生「新陳代謝」的作用，也還適宜，只是空洞的訓練，恐怕培養不出什麼「新」的出來。

尤其奇怪的，政府裁員了，黨部也裁員了，黨部的員要轉業從政，送交政府安插，那就是說：政府應該再裁一些員來安插回黨部所裁的員，這到底是什麼理由？說是黨部工作人員抗戰幾年來，勞苦功高嗎？想他們也不忍「掠取他人之美以為己美」。於今我們回憶裏，似乎只充滿了嚴立派系互相傾軋紛爭的憤慨，說是黨部工作人員盡是優秀分子嗎？自不免「瑕瑜互見其為並陳」。若干年來，把政治都交在非黨工作人員的一班不優秀的國民黨黨員或非黨員之手，難怪乎要「裁員」「訓練」「轉業」！可是我們正耽心着，倘若國民黨一天還政於民，不能有這樣年支巨額國帑的黨部的時候，這勞苦功高而優秀的黨工作人員，要怎樣的轉業從政呢，我們只有拭目而待了！

福電鐵工廠

設備完善 工作精密
時間準確 價格公道
專造原動力機
鑄製各種機械
承接鋼鐵工程
修配一切機件

業務要目
供應航業需要
製造修理船用油機兼代
設計配備輪船必需機件

廠址：福州二一號
電話：六九二九
掛號：九三一

公論

第三期

發行人：劉仲永
主編人：林仲永
出版者：公論社
經售處：致知書社
萬象雜誌社
文益書報社
立達書社
印刷者：風行印刷社
福州光祿坊十一號
三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每星期一十六日發行

東歐內幕

(續一)

英 Lockhart 著
千 譯

三、麥斯託洛維與馬業

在許多哥羅西亞朋友之中，還有一個人值得介紹，他就是麥斯託洛維，他是哥族最大的志士，同時也是世界最大的彫刻家。他是肥短身材頭毛禿高的朋友，兩目炯炯有光，是他最不平凡的印象。他不喜歡社交，但遇着稱心的朋友，却能長談數小時而無倦容。他的生涯始於牧羊，斯普力亞的田野是他放牧之地。此地是在歷史上頗有來歷，有名的羅馬皇帝戴克里先 Diocletian 即下居此地終其餘年。登斯普力的山岡，看那亞得里亞海深藍的海水，後浪推前浪，沖在薩爾馬提亞 Dalmatia 沙堤之上，濺出一層一層的白沫。白色的海鷗和風帆，這裏飛裏，飛裏上下，風景十分佳麗。幼時他被一位石工收為徒弟，學到初步彫刻之術。後事來西蘭次羅 Michael Angelo 為師，藝術天才遂被發現。成名之後，他遍遊歐洲各城市，結識各國知名之士，其作品漸入於世界巨匠之林。美國每個城市無不有他的作品。現在他的財產很不少，在新普力有一個別墅，好鳥鳴春，飛花送客；在萊格勒布有一所邸宅，牛羊倉廩，魚龍林地，這兩處我都到過，一藝致富，令人讚美。

麥氏對於工作極認真，工作時一個人關在室內，謝絕一切賓客。其工作室可容五丈高的騎馬塑像，為全歐最大的一個。來遊斯普力的人，如無機會與麥氏晤談，千萬不要把港口的麻律力 Marco Marullo 像失之交臂。麻氏是十五世紀哥族的大詩人，像作支願沉思之狀，麥氏自為獨特兒塑成的神氣瀟灑，確是傑作。

麥氏喜歡談政治，也喜歡飲，微醺之時，談鋒尤健，這是哥人性百分之百的表現。前次歐戰之時，他還是個奧匈帝國的臣民，曾因言論激烈，亡命國外。戰後哥人雖得到解放，成為南斯拉夫王國一體，然其境遇並不怎樣改善，所以他對於塞族也極憤慨。可是他究竟意是

藝術家，沒有政黨員那樣鬥爭的氣分。哥族農民黨對亞力山大王是惡毒攻擊的，而他却很信賴亞力山大王。他告訴我當亞力山大王首途往馬賽之時，他曾單獨進謁，要求王改善歧視哥族的政策，王允俟由法回國之時，力謀改善，那知王一去不返，此約成為虛語。他說時不勝其哀感之感。其實亞力山大王即使不死亦未必有改善之力，這裏他不至有過信之處。

麥氏亡命之時，曾往倫敦數年，其子女皆入英國學校讀書。他對於英國式教育，除認學生太嬌養外，深表贊意。一次我在他的萊格勒布邸宅中午餐，其八歲幼子穿着英水兵服裝進來。我問他長太後想做甚麼？他用純正的英語回答說：「我本想做英國提督，但英國不敢和意大利開戰，我現在不想做了。」我想這回答一定是得自他父親平日批評英意糾紛的語氣。那時英國墮落的怯弱是無可辯解的。麥氏便告訴我，這個兒子的聰明。一天上地理課，先生說：「加拿大是個屬領」。他問：屬領是甚麼？先生說：「屬領是王國的一部。」他興奮地說：「加拿大在美洲，怎麼能成爲王國的一部呢？美洲哪沒有王國，加拿大的國王是誰？」先生說：「就是英國。」他驚異地聽着先生。接着讀澳洲印度的課，先生同樣地解釋，他說：「先生！不要天國的國王也是英王嗎？」從這兒子身上，他提出教育的見解。他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少年訓練辦法，認爲比馬戲班訓練小孩，豎棍嚇嚇狗斗更爲惡毒。

我一向不大談政治，但在萊格勒布却不能不談，因爲政談的空氣太濃厚了。我命馬業 Angelo 也有過一度的長談。馬氏於一九二五年離拉狄狄 Angelo 爲哥族農民黨首領。拉氏被刺之時，我適在南斯拉夫，第二天全哥族報紙皆用高度憤恨之詞致其哀痛之意。拉氏是殉道了，馬

氏何嘗不承認？他爲了農民黨的事，監獄裏進進出出不知多少回數。他的職業是律師，智識很廣，富有煽動的天才，在威中有獨裁者的威嚴，但決不是實務的人。我訪他於普利埃斯（Plymouth）街辦事處，他的服裝很隨便，領子全鬆散了，背心也沒有扣好。他告訴我，我民黨有四個綱領：第一，承認現有兩斯拉夫境界，第二，承認現在王朝，第三，要求一個新憲法。所謂承認現有境界，即不爲哥羅西亞亞亞獨立。所謂承認現在王朝，即不謀推翻卡拉喬治維赤（King George V）王家。然農民黨對亞力山大仍不斷地猛烈攻擊。所謂新憲法，是表示願在憲法下與塞族深交。塞族與哥羅西亞的復日，說是歐洲擁有少數民族國家常見的現象，可是這兩族人種語言無不同，反口實在是很不幸的事。當前次歐戰時，塞格勒夫大學學生百分之九十熱心鼓吹兩族的提攜與兩斯拉夫的建國，現在也以同數的比例，仇視塞族，主張哥羅西亞獨立。他們說：「一千多年來德里納（Drina）河是東西文化的界線，哥羅西亞進於西方文明，而塞族尚停於東方不其開化的狀態。」哥羅西亞以文明自負，而在合體的南斯拉夫王國中，却居於從屬的地位。高級陸海軍官及外交官沒有一個是哥人。他們回想威尼斯（Venice）共和國時代，哥人在航海方面曾顯露過頭角，而今倒讓山國的塞人握住海軍實權，只有不平。塞人以全國的財賦振興柏爾格來得（Belgrade）的市面，現在其繁榮還在塞格勒夫之上，他們尤爲憤慨。他們居然表示塞族如被人騷擊，哥人願爲內應，可見其對塞憤恨之深。

四、斯羅族

斯羅族（Slovenes）是南斯拉夫王國的另一個夥伴。他們並不像哥族那樣受歧視。依哥族的解釋，這完全是塞族的惡意，即用遠交近攻的手段，合力排擠哥族。我們難法否認哥族的拒絕合作，柏爾格來得政府所負的責任較多，然馬氏的尚執亦不能辭其咎。柏爾格來得政府曾經若干次表示願與哥族成立一種諒解，馬氏如略爲遲就，初步諒解之後，未始不能作再進一步的諒解逐漸地消去歧視之跡。無如馬氏緊執着「全有或全無 all or nothing」之想，致兩族始終不能接近。斯羅族領袖柯拉色（Korose）比馬氏的聰明得多。他是從前奧匈帝國的國會議員，政治常識非常豐富，曉得政治的道理，不是「全有或全無」而是「與與取 give and take」。這樣他使斯羅族少受許多無理的特遇，雖然，因此引起了哥族的誤解。他們因爲前次歐戰所受的犧牲最大，人口也

比哥斯羅族爲多，所謂南斯拉夫王國，當然要以塞族爲中心，王國的首都當然要在柏爾格來得。哥族要爭奪領導權，他們認爲太不安分。對於哥族自負其文化一點，他們最爲憤怒。其所以歧視哥族，要強官不讓哥人染指，多少含有對其自負的報復之意。塞人自信力強，一切都有自己的作風，對於自己的運命有堅強的確信，不大理會哥人的心理，願感哥人的感情，所以有許多責任應由塞人負之。目前，柏爾格來得政府皆無滿足哥族全部要求之想，可是就是誰，如其遲早總是要答應的，爲甚麼不爽快些答應呢？哥族中小資產階級眼看哥族的地位不斷改善，只有眼紅。若使柏爾格來得政府肯答應其一半要求，也不會傷哥族之心至於如此地步吧！

我在旅途之中，遇見塞哥兩族不少的名士，與他們談民族問題，他們都說兩方已各走極端，和解怕不是容易。兩族的復日，將來會發生何種不幸，沒有人知道。我居留南斯拉夫爲期並不短，足遍過其全境，至今我仍不能指出兩族相異之點何在？像這樣兄弟般兩族，一旦分手，是何等的不幸。哥人希望英法兩國能聯合予柏爾格來得政府以警告，可是英法兩國大使都不願想捲入漩渦。兩族都相信強國是他們的武器，對方總有一天會讓步。自信力堅強的塞族，勇敢強毅，很難爲哥族口舌所震懾，大概和平無事之日，兩族還可以苟安，一有對外戰爭，哥族的消極抵抗，怕是不能免的吧！一九三七年柏爾格來得政府舉行陸軍大演習，事先要徵求馬氏同意，請其勸告哥人予以交通運輸的利便。不管塞族怎樣善戰，哥族如拒絕合作，還有不敗的嗎？和解不能單責備一方，而無理的歧視，柏爾格來得政府的責任總要多負些。德、意、匈三國正說虎視，我真替他們擔心。

福州復興汽車公司聯營處

- ▲促進復員工作
- ▲維持市區交通

班車準確
管理周密

松茂肥皂
兩倍以上之效力
普通肥皂

$$1 > 1 + 1$$